



风宪牌坊。 通讯员 摄

■方水土

嘉禾风宪牌坊： 肃正纲纪 傲风霜

罗宇

嘉禾县城东南方4公里处，有一个叫荫溪的村子。该村面朝钟水河，背靠九老峰。村里有一座明朝洪熙乙巳年间（1425年），为纪念荫溪村人，两袖清风、执政廉明的南京巡河御史李祥而建的御赐“风宪”石牌坊。

村谱载：“我族祚公名经出身，永乐十一年任光禄寺监事；永乐十五年任太仆寺卿；洪熙乙巳年升任南京巡河御史，以御史解组期，建房李族房内，御赐‘风宪’额以表彰之。”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荫溪村族人于牌坊进行了重修，牌坊至今近600年，仍蔚然犹新。2002年，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牌坊坐西北朝东南，用青石砌成、石榫卯衔接，四柱三间三楼，通高7.3米，宽5.5米，呈“品”字形矗立，仰观“风宪牌坊”，最显眼的是一楼正中刻的古体横书“风宪”二字，其上榫雕有二龙戏珠，下榫雕有双狮滚球，二者均为高浮雕镂空。顶部中央立一葫芦形饰物，两端为龙头鱼尾飞檐，正中镌刻“恩荣”二字，左右各为对称的龙头鱼尾飞檐及不规则窗花造型。四柱都有宽大的夹杆石柱护柱，中间两柱上刻有“持宪节”人物图案，左右次楼石枋上雕刻着麒麟、仙鹤等祥瑞动物；左右中柱各雕刻一天官，左右楼一层上榫各浮雕麒麟，左楼二层正中书刻重修乐捐芳名；牌坊左、中、右三楼的第三层均为石雕花板装饰。左右二楼楼顶边缘各有一神羊（其中左楼神羊已毁）跪拜“恩荣”二字上榫之龙。牌坊背面雕有麒麟，仙鹤腾云驾雾，象征吉祥。纵观整个牌坊，均用青石条凿衔接建造，有如一块巨石雕琢而成，技艺高超，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建筑具有很高的价值。

“风宪”两字的来历可谓历史悠久。据考，“风宪”一词，源于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我国自秦汉即建立以监督百官、弹劾不法、肃清政治为目标的国家监察制度及体系，其官员称“御史”，其职责喻为“风霜之任”“风纪之责”，其办事官署称“宪台”“宪司”，其出京执法称“持宪节”。

此牌坊保存了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其镂空浮雕或整体建筑结构均有秀气挺拔、潇洒飘逸的风格，设计上堪称构思巧妙，整体上保持了明代建筑的典型风格，并具有当时湘南地区的民间文化特色，实为湘南少有的石构建筑之一。据笔者所知，迄今留存专门为纪念监察官员而建的古代牌坊有三座。除“风宪”坊外，尚有位于汝城县城郊乡益道村、建于明正德年间的“绣衣坊”，位于安徽歙县城关北大街、建于明崇祯年间的“豸绣重光”坊。三者相较，嘉禾“风宪”坊是我国现存较早专门表彰监察官员的牌坊，虽饱受风雨沧桑，至今仍较好地矗立在荫溪村，成为教育其后人世代代清正廉明的历史遗迹。

嘉禾“风宪”坊不仅是一处人文景观，更是一个承载着古代监察官严肃风纪法度的廉政文化地标。每到节假日，不时有来此观光打卡的游客，他们或走近“风宪”牌坊，身临其境领略“其身也直，其气也刚，其风也宪”的“风霜之任”；或来到附近红色革命先烈李弼廷故居，目睹古朴的油灯、斗笠，感受革命先辈对党忠诚、艰苦奋斗和甘于奉献的壮志情怀。

■屏看点

潮声涌动，归于小巷

——电视剧《小巷人家》的空间叙事

贺秋菊



《小巷人家》剧照。

电视剧《小巷人家》讲述了时代变迁中生活在苏州小巷中的三个家庭、两代人跌宕起伏的成长故事。小巷作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记忆空间，承载了活跃其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发展与拆解，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时代潮声的涌动最终归于小巷。

在《小巷人家》里，小巷作为重要的艺术空间，极富年代感。离开小巷住进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公寓楼的现代都市居民大概都会被小巷带来的空间怀旧与情感共鸣唤醒。改革开放初期，苏州大型棉纺厂改造了一条小巷，分配给职工做宿舍。三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从小巷内分房子开始。

叙事从大型国有棉纺厂破墙开店到不得不以布代工资、技校毕业的小敏不再直接分配进棉纺厂、老职工被迫分流下岗，从职工小敏分到优惠购买自住房、第二代小敏居民购买商品房的，从街上出现卖搪瓷盆等生活用品的商贩到李一鸣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李坤小卖部开张、林武峰南下广州谋生、宋莹离开棉纺厂南下开早餐店，从庄图南、庄筱婷、林栋哲、吴珊珊、向鹏飞等小敏童年伙伴到求学、就业、爱情婚姻以及事业前途命运，从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自行车到电冰箱、小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教育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不断改善、居民生活观念的发展变化在小巷里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与其说导演在建构一条苏州小巷，不如说是在小巷中展开了一个大时代、时代社会发展浓缩在小巷的家常日子里。

紧紧抓住房子这一承载着小巷家庭生活、社会变迁、个体成长的独特空间，并以此推动叙事构成了《小巷人家》的重要叙事特点。房子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生活空间，家庭所呈现的复杂关系常被蕴于房子中，并通过房子的变化进行空间表征。棉纺厂分宿舍的时候，林家有林家的策略，庄家有庄家的办法，吴家有吴家的理由。分到宿舍以后，几个原本千差万别的家庭被放置到了同一个空间，个体在原有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碰撞、磨合，并由此构建一个属于小巷的独特空间格局。各安其居的过程中，各家又因家庭成员对房子需求的变化而面临着新的空间问题。比如，庄家的婆婆紧紧盯着小院，远在贵州的小姑子庄梓林也抱着一丝希望，想把儿子塞进来。吴家一家五口本就生活逼仄，下乡的小姑子带着女儿偷偷回城要在此落脚。都市化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居住方式和生活观念，房子作为个体与城市的链接，指涉的是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小巷人家》没有谈及庄家、林家、吴家过去的空间，事实上他们同样是远离过住生活的小巷新移民。在经历了心理上的适应与空间上的认同之后，开始以空间主人的优越感对待小巷的他者。

在房子处理的问题上见出人间真情冷暖。庄图南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腾出了房间，远在贵州的外甥向鹏飞终于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住进了小巷。林武峰兼职被举报后愤而辞职，南下发展，不久后，林家举家迁往广州，腾出了更大的空间。庄家婆婆和吴家紧盯着这些房子，甚至不择手段获取、占用。吴珊

珊因学历和家庭背景受限，工作调动举步维艰，将希望寄托在弟弟小军身上，竭力为弟弟争取林家的房间未果。在认命后她选择了嫁给厂长之子，堂而皇之地借住进了林家。庄林两家的合力保住了林家的房子。随着庄筱婷、林栋哲相继考上大学，小巷的空间再次得到释放。

小巷作为空间实体承载了暗流涌动的情感与矛盾，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并塑造着每一个人。紧凑的小院、逼仄的房子让观众获得社会认同和时代共情。当人物关系铺陈在有限的空间内时产生了丰富的戏剧张力，并构成剧情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职工分房挤在同一屋檐下的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中两代人构筑起多组复杂的人物关系，既有传统的姑嫂、夫妻、兄妹、翁媳间关系，还有同事、邻居、同学、校友等多重关系的交织展开。起初，庄家孩子学习勤奋自觉，林家孩子调皮捣蛋，吴家则每日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黄玲和宋莹、庄超英和林武峰，既非血缘亲情，性格和知识结构也非同类，是小巷的共同经历与承担让她们增进了理解、尊重并渐生默契。当黄玲被公婆欺负、为丈夫孩子所不理解时，宋莹仗义保护，帮助她走出困境。同样作为女性的张阿妹则因其不能走出小我终于在眼前空间挣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几位女性的塑造并不苦情，而是充分地让观众参与她们的成长，既不一味地委曲求全，也不盲目愚忠愚孝。原本逼仄的小巷由此获得精神上的延展。

空间的延展与释放是个体、家庭成长以及社会发展的表征。庄母黄玲在林栋哲租住的公寓楼中终于承认离开小巷的孩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随着房屋商品化的发展和公积金政策的实施，长期为空间所困的大学生李佳为了彻底摆脱命运的安排，通过个体的奋斗，终于成为第一代在上海购买商品房的留沪大学生。借住舅舅家的向鹏飞自己赚钱在苏州给自己和父母买了房子，留沪工作的庄图南、林栋哲也都相继买了房子。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和进城人员可以拥有自己的商品房，成为空间的主人，但父辈们却期盼着孩子们回到自己身边，回到小巷。从表层上看，两代人试图改变生活现状、离开小巷，但小巷逼仄的生活又隐喻着一代代必然面临着代代代的酸甜苦辣和平淡琐碎，这是一个时代共同的精神漂泊与成长。

小巷是两代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他们的爱恨情仇发生在小巷，失落也在这里。逼仄的生活让拥有更多机会的第二代小巷人渴望逃离，小巷因此构成了新的梦想出发地。庄老师在两次参加高考阅卷以后，自行印制高考真题卷，由此获得不菲收入。因为初始学历不高，他把考大学的梦想放在孩子们身上，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鸡娃行动。小巷唯一的秀才生、压缩机的技术骨干林武峰成为我国第一批家电生产企业的重要技术专家。几位纺织厂的女工也成了工人骨干。庄图南在苏州塔下捡起旧瓦片的那一刻，他就注定和他父亲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每一代中国人都可以在《小巷人家》中看见自己，看见他人，看见成长，看见大时代。

■林栋哲

从“口中夺食”说开去

——评李子林摄影作品

谭谈



口中夺食。

李子林 摄

李子林常把他在生活中捕捉到的“精彩瞬间”——他得意的摄影作品，发给我分享，让我从中获得快乐，丰富、充实了我

的晚年生活。

子林爱上摄影，源自他年轻时的职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邵阳地委宣传部新闻科供职，那时，搞新闻干事最优越的地方，就是配有一部照相机。那个年代，照相机还很金贵，一般人买不起。这样，子林背上照相机，与摄影结缘了。有一次，他到田间采访，在田野里，意外地捕捉到了数百只铜鹅一齐亮翅的精彩瞬间。就是这张“铜鹅展翅”的照片，在一次国际摄影大展中获得金奖。一下子，子林在业界名声大振！从此，他对摄影如痴如醉了。

他比我年长两三岁，已是八十开外的老者了。还总爱背着他的“长枪短炮”——那套价格不菲的摄影法器，往野外跑，寻找他理想的精彩瞬间，一有得意的收获，总爱发给我欣赏。

这不，前两天，他又发来一组鸟在空中“口中夺食”的摄影作品。

这组作品，让我的眼睛一次次睁大！角度、光线，选得妙极了。鸟的神态，抢夺食物的姿势，捕捉得恰到好处。让人不敢想，这是出自一个八十开外的老者之手。从中可以看到，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思维、手脚的机敏程度。

面对这组作品，引发我漫无边际的一番感慨：为了生存，鸟儿从同伴中“口中夺食”，这揭示一个生存法则：强者为上。整个生物界，岂不都是如此？为了生存，只有不断进化自己，或力量称雄，或速度取胜，或智力超群，或善于伪装，躲过强者。一些弱小的物种，都进化出自己的种种绝活、妙招。要么，浑身是刺，使对方不敢下手；要么，体液含毒，使对方望而却步；要么，长一身坚壳，使对方无可奈何……

从子林常有得意之作出手，常有喜悦之事相告，还使我想到，一个人，一定要培养自己积极向上的爱好。有了“爱好”，你痴迷如此，乐在其中。生活就有了滋味，人生就有了奔头。无论身居什么样的环境，就不会感到空虚，不会觉得孤独。就充实，就快乐！

子林，不仅喜摄影，还爱书法。常有得意的书作示人。想想，子林有了这些爱好，放下相机，就拿起毛笔，岂不乐哉悠哉！

当舞台的大幕缓缓拉开，舞剧《红楼梦》恰似一场绚丽的梦境在眼前绽放。由亚克力方薄片连接而成的幕布，金色水波微微荡漾，仿若原著中描绘的太虚幻境。随同雕栏玉砌、玉桂兰宫逐渐消逝的，是十二钗明媚鲜妍的面容，她们仿若十二座精美的沙雕，随风消逝……

舞剧《红楼梦》遵循原著章回体结构，“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十二幕剧情如同一幅幅历史画卷，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勾勒出一个动人的画面，而多媒体技术辅助赋予了这幅“画卷”鲜活的生命力。隆重热闹的“入府”，云雾缭绕的“幻境”，青春诗意的“游园”，浪漫感伤的“葬花”，荒诞凄凉“冲喜”，凄美绝伦的“花葬”……

除了结构上遵循小说章回体结构，它与舞剧《只此青绿》“沉浸式”赏画的制作不同，在舞台设计、服装、道具上以简约的中国式审美意境取胜。通过屏风连续性移动及变位表现贾府的鼎盛繁华，空洞僵化的官服表现他们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而宝玉的大红婚服与黛玉的一袭白裙演绎人间至悲，一顶花轿道尽各家心事，满地落花诠释灵魂抗争之美。舞剧《红楼梦》正是以意取胜，通过主题凝练的十二舞段展示十二钗悲剧命运，演绎美好的事物被摧残的过程。

在语言不可抵达的地方，是音乐的主场。舞段《冲喜》，红色喜轿边，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各扶一杆，宝钗和黛玉错位出入轿中，每个人不可言说的心事，用细腻、形象的肢体动作表达出来。漫天的红色中，身着红色喜服的侍从移步中忽然甩出白袖，红与白的强烈视觉差异，在悲鸣的乐调中，快节奏地舞动，像是催命的鼓手。舞台上，红色婚房与白色病榻，被离婚的宝玉与生命垂危的黛玉，上演着人世间最凄美的爱情。

在舞剧高潮部分“花葬”，十二钗褪去一层层华服，挣扎、攀扶着十二座墓碑状的高椅，又不断跌进落花丛中，音乐进而像战场上的擂鼓，悲壮而激越。“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满地雪白的美容和触目惊心十二座墓碑状的高椅子，更像十二把利刃，摧残她们如花似玉的年华。这种自由灵魂的舞动，是振聋发聩的声讨，是对“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赞叹，也是对无辜生命陨落的叹息。

正如《葬花吟》唱词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满地落花是对十二钗如花凋零的一首挽歌，也是对她们如花般纯洁的心灵的赞美。黛玉一人的“葬花”与十二钗的“花葬”，让历史与当下呼应。青年导演黎星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将那些早逝的美好生命搬上舞台，同时赋予了他们现代人自由的灵魂，从而让历史与当下达成了某种和解。

舞剧结尾处，当宝玉看着依然鲜妍的十二钗迎面走来，他欣喜若狂地跑上前，而她们却像一缕清风，从他身边一笑而过。惆怅不已的宝玉端起林妹妹递给他的一杯阴阳酒，含泪饮尽。

舞剧《红楼梦》，如一首诗意的悲歌。是帷幕、婚轿、服饰、道具的写意，是灯光、音响、多媒体的投射，现场舞台氛围唯美浪漫，表达了这些钟灵毓秀的美好女性，在痛苦中撕裂，在生死边缘挣扎，在陨落中对美好的生命的向往。如梦似幻的艺术效果，将生命的幻灭感直击心灵。

在这个繁华与落寞交织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看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也看到了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舞剧《红楼梦》剧照。

舞剧《红楼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刘月娥